

讓我們不必在一片迷霧中暗自摸索徒勞無功，或是白白多走一遭冤枉路才回過頭來。

哲人已萎，但是他的精神已深植我們心中，讓我們不要坐在路旁放聲大哭，讓我們手攜手邁向前方，繼續走完我們應走的路。

記憶裏有一幅畫

邱秀文

記憶裏有這麼一幅畫面：俞大綱先生坐在搖椅上，神情瀟灑又恬逸，他的手上總有一根燃着的香烟。談話時，他往往抽煙不停，一串又一串發人深省的話語就在烟霧中吐露。

四月二日，一個星期六的下午，天氣陰沉。我叩動俞先生家的門扉。像過去五年中任何一次的拜訪一樣，俞先生夫婦總是愉悅迎人。

記得有一回，俞先生對我說，他們夫婦的二女一子都遠在國外，已經十幾年了，屋內經常只有孩子們的彩色照片，年輕朋友的「打擾」，驅除了生活中的寂然。

「這些『打擾』，如同我生命的『維他命』。」聽得出來，俞先生的話是那麼的真誠。

那天，坐在俞先生佈置得極為典雅的書房裏，還沒有開始談話，俞先生就在書架上找煙。我說：「您的煙癮好大，難怪薰得嗓子都啞了。」他笑說：「那不一定，恐怕是我的年紀大了，大概就要說不出話來了。」

聽到他於五月二日上午突然去世的消息，打開記載和他談話的筆記本，使我忍不住想到這一段情景，他再也不會和我們面對面的說話，我也再聞不到那熟悉的煙味了。沒有想到這一次的談話竟成爲最後的一次。下面是這次訪談的一些片斷。

「今天，我們只是隨便聊聊。」俞先生總說，不要談他的「個人」他是那麼的謙虛，覺得自己不值得談。因此每逢打電話給他時，他就說，「有什麼問題？我們談問題。」

「最近，很多朋友和我談鄉土。」俞先生說，這是一個令他感興趣的題目，他認爲，鄉土有其淵源和背景，從人類的生活中出發，從生活中形成。

「鄉土的背後，蘊藏的是深遠的文化歷史。」俞先生說，既然如此，鄉土絕不是某一個時代，某一個地區的一種文化，一種生活的表現，它是整體的，不可分割的，要談鄉土，就必須先有這一點基本的認識。

支持鄉土成爲一股力量的是千萬年的文化歷史，所以我們要從傳統中找尋它的根源。

「我對中國的建築一向注意。」俞先生說着拿起一隻筆畫着，他說，過去中國人住的房子以「方」爲結構，一進門，先是「堂」，「堂」後有「正堂」，兩旁有「廂房」，房子不夠時，就再向後延伸，完全是平面發展，上至天子，下至平民，全都相同。

爲什麼有這麼一種結構？「因爲中國人過去的觀念，認爲地是『方』的。」

「淮南子裏對宇宙有『天圓地方』之說，何以地是方的？古周髀家解釋爲象棋盤。我以爲中國因以農立國，農業國家一定要靠土壤生活，所以有親地、尊天的情感，田是方的。田在說文講象形阡陌，井田制也是方型，也只有方型田才不致浪費地方，便於灌溉，人民所接觸的都是田畝，進而形成這些觀念，所以有天圓地方的說法，因而影響許多東西，比如字也是方型，可說方型是中國人所喜歡的。」

「中國方位的廳堂建造型式亦然。中國古老住屋建築有堂屋、廂房，還有一個小的拱閣。堂裏有方形桌，上面供祖先神位或神像，兩旁排有坐椅，都暗示着尊卑長幼的象徵意義。」

「中國房子的方向是朝南，何以如此？中國在方向上重左，五行哲學裏將東西北配成春夏秋冬，春配於東即左面，夏在南，春夏表示生機發動，有南風吹拂，田畝成熟，東南在中國一向認為最好的，所以房子朝南，要有陽先。這也與中國文化由北往南開拓有關。」

俞先生的這個例子是說，研究鄉土，總要將它的淵源弄清楚。思古的幽情，已成為這一代人的特色，他認為這是一種好現象。然而，懷思絕不是盲目或只求形式。「談到房子，我不以為僅僅保存而已，或是將它修築的漂漂亮亮，它的美觀是一回事，最要緊的是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內涵。」

「鄉土，也不只是作家們尋求創作的靈感，或是一般人浮光掠影的觀光。它是一種真實的東西，真正的紮在我們的文化根中。」

俞先生含蓄而似有所感的說，鄉土不是掛在嘴邊的一個時髦的名詞，我們要研究它，深入它，他希望年輕人要有這種明確的觀念，才能將鄉土注入我們的血液之中。

很多人談鄉土，總有一般濃厚的懷舊情緒，美化過去的一切，惋惜它的流逝，以及現今的缺乏創造。俞先生認為，這倒也不必。

「它要走，隨着潮流走，我們攔也攔不住。臺灣現在漸漸走向現代化，過去的許多東西，自然逐漸消失。我們不只是嘆息，還要努力追求對它在精神上的認識，使不致被外來的文化沖擊淹沒。」

在這麼一個大的激盪蛻變的時代；非得要有應變的本領。「無論我們遭遇的波濤是如何

的涵湧，只要能够抓住文化傳統的核心，以此爲立足點再出發，也就沒有什麼值得害怕。」
俞先生總是堅定執着。

打開另一包煙，俞先生又聊到他個人的這一生。「我總記得自己年輕時的想法：『以出世之心，行入世之事』」。

俞先生說，這是他對自己的一個教條。在他的生活裏，凡是能力所及，他就要盡力去做。每一件事做了之後，必然有它的結果，至於結果是好是壞，那是另一回事。「至少，我對自己沒有遺憾。我活得心安理得。」

與俞先生談戲劇，談藝術，真是一樁快樂事，因爲他懂得既多又深，使人忘了他原來讀的是歷史。

可能學歷史的人，對事物的看法都比較透澈：「也許。讀了許多歷史演變的事實，使我相信因果律。一件事必有其前因，才有後果。有些因素，不是人爲可以控制，不必強求，順其自然。」

俞先生待人處事，總主張不要太計較得失，太在乎表面的形式。但他並不是對事物的反應麻木，只是使自己的心胸更爲豁達，將眼光投向更深遠之處。

東方哲學中，「出世」意味一種逃避。俞先生說，他從不逃避什麼，而這份懷有的「出世」之心，使他更能面對生活中的不如意，有如一層心網，過濺了煩憂，留下美好。

俞先生今年七十歲了，可是他不要讓人知道他的年齡，「老」似乎已被他那樂觀的心性所化解了。「活着，最重要的是要有信心。」他常以此勉勵年輕的朋友們。有時，我自己遇到寫作上的困難，夜裏給俞先生打電話，他在電話的那一端總熱切的、慷慨的給予鼓勵，還說明一些經驗和方法。大約在兩星期前，我正在寫俞先生的大哥——俞大維先生的訪問稿，由

於瞭解的不多，覺得材料不够。於是我試着給俞先生打電話，在電話中，他忘了自己的睡眠，又有耐心的說着。不僅對自己的親人，對其他任何他熟知的人和事，他都願意幫助。末了，還不忘說幾句輕鬆的話，電話總是在笑聲中收線。

這使我想到了，蘊藏在他那七十歲的年齡裏，是一顆不泯的童心。他又像一個正在成長中的孩童，對許多事物仍然好奇，興趣盎然。

俞先生研究戲劇、舞蹈、音樂、藝術，他幾乎從不放過在臺北舉行的藝術表演。用功的他，平時在書房裏，勤於讀書，寫筆記。觀賞時，他凝神欣賞，還不忘畫和記。

「十多年前，我覺得自己停這一類的研究工作，提起筆來，如果能隨時畫那些表演者的舞姿、服裝，對我的研究資料，可能有些幫助。」

俞先生請一位老師教他素描，他專心的學，學會了，自己就隨興的畫幾筆。他有一大疊的筆記本，除了文字，旁邊配以插圖，大部分是平劇中的角色。另一疊卡片則不限戲劇人物。

「我看電視的棒球賽，看到球員們滑稽的動作和表情，甚為有趣，也成為我筆下的模範兒。」他呵呵的笑聲裏，一片自如。

一次，他觀賞「雲門舞集」的表演，回家之後，畫下林懷民的舞姿，貼在書房裏。他說：「我是憑興致畫，看到年輕人的傑出，我就想捕捉那股活力。」他又說：「我也喜歡和年輕人談話，別人是溫故而知新，我可是知新而溫故。」

不斷的前進，熱心的參與，是俞先生給人最深刻的印象。在教育部採訪時，常會遇見俞先生，他總是應邀來開會，研討如何振興國劇。他常搖頭說：「這件事，談何容易？」然而，一次又一次的開會，他還是不灰心的大聲疾呼，提供己見，有什麼他能力所及的，決不推

辭。主管國劇的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的一位官員對我說：「談國劇的振興，只要找到俞先生，我們就放心了。」

回想這五年多與俞先生的接觸，覺得他的一生，有如一名長跑選手，為追求一個長遠的理想，是那麼的熱情、認真、專心。

俞大綱教授談平劇

筆錄 施叔青

五月二日，俞老師去世的當天夜晚，我因深夜還無法入眠，只好到書房翻閱一些舊文稿，看看是否有老師沒發表過的遺稿。果真有一篇訪問稿被我翻來了。這是大約四年前，「幼獅文藝」有意出個中國戲劇專輯，找我去訪問老師談平劇。後來這個專輯始終沒弄出來，這篇文章也就被壓了下來，一直沒發表。

燈下重讀這篇舊稿，真是百感交集。回想老師生前為了持續平劇這一劇種，雖然屢次受到挫折，然而他還是集合了同好者，幾年來，一直不懈地做着創作劇本，以及對平劇整觀與分析的工作，為持續平劇這一劇種而努力。

老師走了，我對這篇舊稿重繕，大膽地拿出來發表。老師如果知道了，對自己的東西極端慎重的他，一定不準我就這麼冒然發表，他一定要好好看過，再做補充的。